

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

石

钟

山

著

大院子女

揭秘动荡年代大院子女纯情燃烧的生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大院子女

石钟山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院子女/石钟山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387-2084-7

I. 大... II. 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3886 号

大 院 子 女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54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某军区大院绿树成荫,阳光灿烂。革命的热望,铁马金戈的梦想,嘹亮的军号声,每天都唤醒着将门子女的热血。副司令员之子章卫平、副参谋长之子乔念朝、后勤部长之女方玮及马非拉等大院子女,在青春期的躁动中,或挣脱父辈的束缚去中越边境参加“世界革命”,或在荒凉的生命绝境中锤炼“革命的理想”,或在灵与肉、情与爱撕扯的悲苦中无望地沉浮。在情的困扰、性的诱惑、理想的追求中,提升为从单纯到复杂、从无知到成熟、从迷惘到坚定的人生轨迹。

小说揭示了大院生活鲜为人知的神秘,透视了大院文化的深层化的内涵。

这是我们的故事，红色的激情仍在延续。

从单纯到复杂，从无知到成熟，每一步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让我们的生命伴着时代唱响命运的旋律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

1975 年的秋天/001

防空洞里的初恋/005

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/010

我要参军/015

放马沟大队/020

心惊肉跳的爱/025

成熟少女的芬芳/030

时来运转/039

李亚玲的意外/044

刘双林的“新大陆”/049

如金岁月/053

乔念朝的第一次宣战/058

男人的较量/063

幸福从天而降/071

命运的又一次安排/080

爱情与事业的幻灭/093
人算不如天算/098
乔念朝的新纪元/112
阴差阳错/121
三十年河东,四十年河西/126
人工流产/131
生活失去了水分和阳光/145
马非拉的情感/155
爱情是缠出来的/160
爱的浸润/168
婚后梦想的破碎/173
痛苦的抉择/182
重生/188
爱情与军人的责任/198
爱的执著与感动/208
婚姻这条河/218
凤凰涅槃/231
终成眷属/237
一地鸡毛/241
通俗的悲喜剧/255
英雄的诞生/269
噩梦醒来/274
没有不散的宴席/286

1975 年的秋天

这一年章卫平刚满二十岁。章卫平在那个秋天，心里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，他站在阔别了三年的军区大院内，他觉得昔日在他心里很大的军区大院，此时在他眼里变得渺小了许多。他的心很大，大得很。

章卫平在那年秋天，从放马沟大队回到了军区大院。那年的秋天阳光一直很好，暖暖地照在章卫平的身上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口罩别在胸前的衣服里，雪白的口罩带显眼地在胸前交叉着。还没有到戴口罩的季节，但在 1975 年不论城乡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是时髦青年，差不多每人都拥有一副洁白的口罩，不是为了戴在脸上，而是挂在胸前，完全是为了必要的点缀。

1975 年的秋天，下乡青年章卫平已经是放马沟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了，这一年章卫平刚满二十岁。章卫平在那个秋天，心里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，他站在阔别了三年的军区大院内，他觉得昔日在他心里很大的军区大院，此时在他眼里变得渺小了许多。他的心很大，大得很。他又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：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并且大有作为。此时的章卫平，用一种成功者的心态审视着生他养他的这个军区大院。

他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切，一座座用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，房前屋后都长满了爬墙虎，此时的爬墙虎已经不再葱绿了，叶子枯萎凋零，只有爬墙虎的枝干还顽强地攀附在墙壁上。院子里的梧桐树叶落了一地，只有柳树还泛着一丝最后的绿意。

三年了，章卫平这是第一次回到军区大院。三年前，他被父

亲的警卫员和秘书押送着离开军区大院时，他就下决心再也不回到这个大院了，这个大院让他窒息；他的父亲、军区的章副司令也让他生厌。车驶出军区大院时，他的头都没有回一下儿。他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军区大院，那一年他还不到17岁，但他的身体里早就是热血沸腾了。那时，他最向往去的地方就是越南，“抗美援朝”这句口号，虽然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提出来，但是生长在军区大院的他，仍时刻地能嗅到这样的气息。

父亲章副司令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，他几乎看不懂任何文件，就让秘书在家里给他读文件。章卫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了解越南战场的，最后他就开始神往越南了。越南人民水深火热，越南人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，在丛林中、在村寨里展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游击战。

章卫平在那个年代和所有男孩子一样，是多么向往热火朝天、激情澎湃的战争啊！在成人眼里战争是血与火、生与死的搏斗；在孩子眼里，那是一场刺激而又神秘的游戏。章卫平被越南战争深深地吸引了。从上小学时，他就开始喜欢看《小英雄雨来》、《小兵张嘎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，还有《洪湖赤卫队》等连环画，所有革命故事里都有英雄，这样的英雄让年少的章卫平激动不已，浮想联翩。那时他就感叹自己生不逢时，如果自己早出生二十年，说不定就没有“雨来”、“张嘎子”什么事了，他也会成为小英雄。

章卫平非常不满意父亲给他起的名字，卫平，保卫和平的意思。都和平了，没有了战争一点儿意思也没有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部队就在搞备战，今天演练防原子弹，明天又把部队拉到大山里去搞演练。那时候，章卫平是激动的，战争的态势在他眼里一触即发，可一天天、一年年过去了，日子依旧是和平的。战争并未真正地打响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场战争发生在朝鲜，那时的父亲是名副军长，也雄赳赳地去了，父亲是从朝鲜回来后，一不小心生下了他。他在还没有出生时，已经有两哥两姐了，按理说有四个孩子足够了。但随着战争的结束，父亲一激动又生下了他，他在家叫小五。他对这种排序更是不满意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越南那场战争让他热血沸腾，他从父亲的文件里了解到越南和那炮火连天的岁月。大哥章向平那一年二十八岁，在昆明军区当兵，是高炮营的一名连长。章向平去了越南，隐蔽在越南的丛林里，用高射炮打美国人的飞机，那时美国人新发明了一种炸弹叫子母弹，很厉害。大哥就是在丛林里被美国的子母弹炸伤，还没等到送回国内，就因流血过多牺牲了。

父亲在听秘书给他念文件时，哥哥的照片就挂在墙上，哥哥身穿军装，神情冷峻，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前方，仿佛哥哥已经望到了美国人的飞机。

在章卫平眼里，哥哥向平几乎是高大完美的，哥哥比他大十几岁，从他记事起哥哥就是个大人，哥哥当兵走的那一年，给他留下了一个弹弓。哥哥是玩弹弓的高手，就连天上的飞鸟都能打下来。他记得有一次，哥哥就是用这把弹弓把天上的一只麻雀打了下来，哥哥打完麻雀连头都没回，他捡起那只麻雀时，麻雀的头上正流着血，还带着体温。那时他眼里的哥哥简直就是英雄。后来哥哥就当兵走了。哥哥在这期间回来过几次，那时的哥哥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人了，穿着军装，领章帽徽映在脸上红扑扑的。哥哥回到家里总是跟父亲那些大人说话，不和他多说什么。有时把一只大手放在他的头上爱抚地拍一拍，说：小弟，等长大了，跟哥当兵去。他听了大哥的话，便欢呼雀跃起来。

有一次，哥哥从昆明回来给他带来了一只用高射机枪的弹壳做的哨子，几个弹壳焊接在一起，哥哥能吹出动听的曲子来，像《游击队之歌》、《解放军进行曲》什么的，可他不会吹，只能吹出“呜呜”的声音来。哥哥来了又走了，当他再次得到大哥的消息时，哥哥已经牺牲了。

昆明军区的人捎来哥哥的一件带有弹洞的军衣，还有一张全家的合影照片。那张照片已经被哥哥的血染红了，照片是哥哥最后一次探家的全家照，哥哥一直带在身上。母亲是司令部门诊部的军医，那天母亲哭得昏了过去，被人七手八脚地抬到门诊部去输液抢救。父亲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他从门缝里听到父亲牛一样的哭声，那时他的心里说不清到底是一种什么情绪。

几天之后，家里才恢复了正常，说正常也不正常，母亲经常发呆，独自流泪。父亲似乎是心事重重，一个人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他发现父亲头上的白发又多了许多。哥哥牺牲了，他躲在被窝里为哥哥流过眼泪，他下定决心，要为哥哥报仇。从那一刻起，越南成了他最神往的地方。

上初中的他已经学会看地图了，在教科书上他看到越南离昆明很近，想去越南就要先到昆明。

初中二年级那个夏天，他爬上了火车。他来到昆明后，才知道到越南还有很远的路。但他在昆明结识了好几个和他一样的孩子。这些人有北京的、有成都的，他们都是部队子弟，想法也不约而同，那就是越境后成立一支敢死队，为越南人民早日胜利去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他们是在通往越南的丛林中，被解放军战士发现的，于是他被送了回来。章卫平是离开家一个月零五天后回到军区大院的，那时学校已经放假了，他回到大院，许多同学都来围观，他们几乎认不出昔日的同学章卫平——头发很长，还长了虱子，又黑又瘦，衣衫破烂不堪。就是那一天，父亲章副司令用一个响亮的耳光把他给打哭了。这么多天受的罪和委屈都没能让他哭，父亲的一记耳光彻底把他去越南的梦粉碎了。他震惊、不解、迷茫，他认为自己没有错。父亲为什么打他，他要为哥哥报仇，为那些越南人报仇，他要解放水深火热中的越南人民，有什么错？

那次经历之后，父母紧急磋商，磋商的结果是不再让他上学了。他们要把他送到父亲的老家，让他去下乡。按照母亲的话说：卫平不能在家呆了，再呆下去还不知出啥大事呢。

父母之所以没有把他送到部队去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还太小。父亲说部队不是幼儿园，别把脸给我丢到部队去。在父亲的想像里，章卫平还会做出许多丢人现眼的事情来。把他送回老家，肉烂在自家锅里，别人是不知道的。在那年的夏天，父亲的秘书和警卫员押着他，来到了父亲的老家放马沟大队，他成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。

结果父亲的预言错了。三年之后，他已经成长为放马沟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了。

防空洞里的初恋

他们死在了一起，死去的姿势还是挺感人的，女兵紧紧地搂着男兵的腰，男兵托着女兵的头，仿佛在欣赏女兵的美丽。他们的表情是笑着的，恋人般的微笑，对死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，他们全身心地表达着爱意。

在初秋的一天，当章卫平踌躇满志地回到军区大院探亲时，十八岁的乔念朝和同样十八岁的方玮走在防空洞的地道里。

军区大院的防空洞已经修了好多年了，自从苏联专家和军事顾问撤走，形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全民、全军要深挖洞、广积粮。二战时，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阴影太深了。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时刻提防美、苏两霸的原子弹。于是，军区大院和全国一样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深挖洞、广积粮的运动。防空洞挖到一定程度就真的有点儿像当年打日本人时的地道了，最后是家连家、户通户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家每户的地下都有一个菜窖。后来就连成一体了，现在每户人家的菜窖都通着地道。客厅或卧室的某一块地板，只要掀起来，便是地道口了。

军区大院的防空洞平时是有人管理的，什么水呀、电呀早就通了进去，还在里面修建了指挥所，电话、电台什么的，里面也是应有尽有。军区以前每年都要搞上几次演习，把军区大楼里的指挥部搬到地下防空洞里去，作战人员在里面住上几天，遥控指挥着地面的作战部队，地面部队在假想敌面前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。

乔念朝和方玮从记事开始便被这种紧张和神秘吸引了，防

空洞里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充满想像和诱惑。刚开始的时候,只有在一年一两次的演习中,他们在父母的带领下才有机会来到洞子里,那几天,防空洞简直成了孩子们的天堂。因为在那几天里,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去上学了,虽然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,但是他们仍然是快乐的,灯永远地亮着,他们过着集体生活,吃着一样的饭菜,起床、睡觉都听着铃声,但他们可以疯闹疯玩,全然不顾军人的紧张情绪。那些日子孩子们比过年还要高兴。演习结束后,他们高涨的情绪还会持续好几天,他们的中心话题仍然是防空洞里有趣的生活。在大人眼里,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的、了无生气的,但对孩子们来说非常人性,也很有趣。他们走出防空洞后,便开始期盼下一次的演习。有时他们希望美、苏两霸的原子弹真的扔过来,那样他们就可以在防空洞里生活下去了,并且永远不回到地上过正常的生活,那才是最好的结局。

后来防空洞的连接口挖到每家每户了,他们偷偷摸摸地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入地下了解情况。那时防空洞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,经常有警卫连的战士深入到防空洞里巡视,也曾发现一些孩子们擅自闯进防空洞里,他们就一次次把孩子们捉上来。孩子们更加喜欢这种冒险了,他们和这些警卫战士打起了游击,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种游戏。后来部队又想出了办法,用铁门把一些通往具有战备设施的洞口封了起来,家长对自家的孩子又严加看管,才平静了一些。但管是管不过来的,仍不时地有孩子出入地道。地道平时不通电的,排风设备也没有打开,要是在里面迷了路,时间长了是有一定危险的。

前几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,两个孩子偷偷地从自家的菜窖口钻进了地道,他们是开着手电筒下去的,后来手电筒没电了,他们迷失了方向,上不来了。半夜了,家长找不到孩子,才想起了地道。那天半夜时分,防空洞里灯火通明,二百多个战士在沟沟岔岔的地道里找了两个多小时,才发现了那两个奄奄一息的孩子。经抢救,这两个孩子活了过来。这两个孩子就是乔念朝和方玮。那时他们念小学四年级。

这件事情发生后,家家户户的地道口都严格管理了起来,有

的加了锁,有的干脆封了。从此以后,孩子们下地道的机会才少了起来。

同样是几年前,地道里还是发生了一件大事,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和通信团的一个女兵谈恋爱,两人偷偷地钻进了地道,后来不知是迷路了还是窒息了,三天后才被人找了出来。他们死在了一起,死去的姿势还是挺感人的,女兵紧紧地搂着男兵的腰,男兵托着女兵的头,仿佛在欣赏女兵的美丽。他们的表情是笑着的,恋人般的微笑,对死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,他们全身心地表达着爱意。他们是在热恋中死去的。在火化时,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们分开,最后是两个人一起被火化的,骨灰分装在两只骨灰盒里,双方家长悲天悯人地把他们带走了。

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军区大院里一直流传了许多年,成了一个凄美、又有些悲壮的爱情神话,这个爱情神话也深深地打动了乔念朝和方玮。他们如今也是年满十八岁的青年男女了,在1975年的7月份,他们完成了高中学业,他们现在在家里待业。从他们未成年开始,便被那两个男女战士的爱情神话深深击中了,他们对防空洞又投入了另外一种感情,全然不是他们孩子时的那种游戏心理了。

这段日子以来,他们都想到了防空洞,先是乔念朝钻进洞中,他轻车熟路地来到方玮家的下面,他抬手敲洞口的地板,轻三下重三下。方玮听到了,如果安全,她会一闪身钻进洞中。他们大了,已经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家里锁防空洞的钥匙了。如果此时家里有人,不方便的话,她会在地板上跺三下脚。

那天上午,乔念朝和方玮是手拉着手走进防空洞的。乔念朝举着手电,电池是新换的,他的兜里还揣着两节备用电池,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因为黑暗而迷路。那天上午,他们的情绪很高涨,两人哼着歌儿:地道战,嘿,地道战,埋伏着神兵千百万——

他们走着走着,就都不说话了,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坐下来,手电光有些昏蒙地照着对面的墙壁,两人一半在光线里,一半在黑暗中。

咱们毕业都两个多月了,你是怎么打算的? 乔念朝歪着头冲方玮说。

方玮摇了摇头，刘海在她的头上晃悠着，在手电的光影里她的眼睛很黑，也很亮。她摇完头后，才轻声说：我不知道。半晌，又问乔念朝：你呢？

我爸说，让我去当兵。

那我也去当兵。

乔念朝站了起来，方玮也站了起来。他手里的手电光影也随之发生了变化，顺着幽长的防空洞射向了远方，巨大的黑暗很快就吸纳了这些亮度，手电光感觉有气无力的。

两人在微弱的光线里对视着。他们在孩提时代就一起疯闹，后来长大了，就都有了一种陌生感。那次他们从地洞里被救上来后，不久，两人就上了中学，从那时起，他们突然就变得生分起来，但他们在心里还是忘不了对方。上课时，他们在一个班级里，两人的目光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撞在一起，他们就会脸红心跳。接下来，他们又一起上了高中，直到高中的最后一学期，两人才开始说话。那也是一次偶然。那天，他们前后脚走出军区大门去学校。方玮在前面，脚步犹豫不决，慢也不是，快也不是，乔念朝距她有三两步远，也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。

后来还是乔念朝先叫了声：方玮。

声音干涩极了，一点儿也没有生气。

她回了头，他就走了过来，清了清嗓子才问：快毕业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

她小声说：不下乡，就是当兵呗，你呢？

从那次起两人之间的僵局才算被打破，以后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就会有意无意想往一起走。走在一起也没有更多的话，说一些学习的事或毕业后的打算。

两个月前，他们真的毕业了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一下子似乎就长大了。他们频繁地约会，约会的地点首先想到的就是防空洞。他们对若干年前那次事故至今记忆犹新。

今天，他们在防空洞里四目相对，两人距离很近，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，以及他们擂鼓般的心跳声。

不知是谁的身体向前移动了一下儿，他们几乎同时抱住了对方的身体。手电筒掉在了地上，“啪哒”那么一响，又滚了两

下，停住了。光在他们的脚底亮着。

他们开始接吻了，他们的嘴唇湿润而颤抖，牙齿碰在一起，发出了轻脆的响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掉在地上的那只手电筒的电池快要耗尽了，只发出微弱的一点儿红光。

方玮轻吟着：念朝，我都快激动死了。

乔念朝说：那我们就一起死吧。

两人又一次紧紧地抱住了对方，他们同时想到了几年前那对偷吃禁果的战士，还有那个凄美的神话。他们恨不能把自己和对方融为一体。

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

做一个成熟的男人是多么具有诱惑力呀！那个初秋的夜晚，乔念朝被成熟男人的魅力深深地折服了。在那个晚上，他想起了那句华丽的名言——温室里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。

乔念朝和方玮的初恋，在那个初秋的防空洞里顺理成章地浮出了水面。几年的暗恋终于有了结果，他们像两列进站的火车，平静地喘息着。他们在防空洞里忘记了时间和地点，用他们年轻的身体探寻着对方。

他们走出防空洞的时候，已经是夕阳西下了。军区大院里下班的号声刚刚吹过，在军区大楼里忙碌紧张了一天的军人们匆匆地往家里走，院外上班的家属们也陆续地回到院里，她们的包里装着红红绿绿的水果青菜。

露天球场上扯起了银幕，两个战士正在调试放映机，每周三晚上的露天电影又雷打不动地准备开演了。

章卫平对大院的生活已经久违了，他看什么都是那么新鲜。此时，他在球场上，挺拔地站着，手里还夹了一支燃着的“迎春”牌香烟，他的样子既潇洒又成熟。他的身前身后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孩子，有的搬了自家的椅子在占位置，有几个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。

章卫平用微笑和亲切的表情看着这些孩子，似乎在那瞬间又看到了自己少年生活的影子。当然，现在的他早不把那一切记挂在心上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是一方组织的领导了。在这晚霞将逝的时辰，章卫平的感觉是良好的。